

當代臺灣佛教特有習俗文化

文·圖片提供／江燦騰（北臺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）



▲樹林海明寺悟明長老與嗣法弟子。（圖片提供／謝宗榮）

「燒戒疤」：受戒僧尼的圖騰

戰後的臺灣佛教界，每當有寺院舉行新進僧尼的傳戒大典時，最後壓軸的，一定是在新受戒僧尼的光頭上燒「戒疤」；然後才能領取受戒證書和離開傳戒寺院。

新戒僧尼在光頭上要開始燒「戒疤」的時間，通常都選在夜晚舉行。這可能是要避開白天天熱，使剛燒過「戒疤」的紅腫頭皮，在涼爽的夜晚較不會發炎的緣故。

按傳戒場所的作業規定，要接受燒「戒疤」的人，事先一律要不斷的念著「南無本師釋迦

牟尼佛」的佛號。而這時，只見每個等著燒「戒疤」者，在大殿內外，零零落落的坐著，將「具」（一塊兩尺多的襯墊布）展開，披在彼等的肩膀上，宛若上理髮廳時所用的圍巾一樣。

而這時負責執行燒「戒疤」的戒師，首要的工作就是先用剃刀徹底刮光彼等的頭皮，不留一絲髮根，以免在打印（作記號）和燒「戒疤」時，出任何意外。所以這時新受戒者的頭皮不但光亮，甚至刮得血跡隱然。

接著，在打上印記的地方，戒師會為其塗上一層棗泥，並把長約一公分成圓錐體的「香珠」

（用易燃的香料製成），固定在棗泥上。雖然這些「香珠」數目，過去在大陸戒場，有用七粒、九粒、十二粒或更多，但在1953年，於臺南大仙寺傳戒時已減為三粒，或更少。

不過，無論具有如何道心堅強的新戒僧尼，一旦當場真正被「香珠」燒到頭皮時，都會不由自主的產生一陣劇痛和頭皮不斷收縮的感覺。這時，為了避免彼等在燒後頭皮出現發炎症狀，並且加速消腫兼止痛，通常會預先準備一些已削薄的西瓜皮，等彼等燒了「戒疤」後，將其鋪在「戒疤」周圍。

有時，為了防止在燒「戒疤」時，有人因害怕或劇痛而身體亂動，也會有其他人從旁幫忙，按住受戒者肩膀，以方便戒師點火。

在戒師用香枝像燃鞭炮的方式，一一為彼等點燃在每個光頭上已被定位好的各粒「香珠」後，這些在性質上本是易燃易爆的「香珠」，很快就會燒到彼等頭皮，接著就會燒出很清楚的幾個「疤洞」了。

為了減低隨之而來的劇痛和頭皮的收縮，以及調整不能適應的心理，這時戒場中的原先嚴格紀律的講求就得暫停了，好讓這些新受戒者自由散步活動，或隨意找人聊天。因為此時新受戒者在肉體上和



▲點香疤之後，集體領取戒牒。

◀正在為新出家者點香疤的白聖長老。



精神上都面臨劇烈的變化，急需調整，不妥善處理的話，很可能會留下極大的創傷，嚴重者甚至有可能會發瘋、中毒（頭皮發炎）或死亡。

事實上，臺灣佛教界對僧尼的行為約束，到此也可以說告一段落了。從此，有的人可以選擇回到原來剃度的寺院，也有不少人從此遠走高飛或自立門戶。所以，當代臺灣在都市或郊區的公寓中，便有很多這類個體戶的僧尼道場存在。

「閉關」：戰後臺灣僧侶作為長期定點自修的精進方法

從戰後初期的1949年到1970年間，現代化的臺灣佛教

基本條件的。

過去禪宗的判定原則是：「不破初關不住山，不透重關不閉關。」意思是說：要住在山上獨自修行的第一條件，是已達到禪宗三關初關、重關、牢關的第一進階初關；而若要實行閉關精進，則先須突破第二進階重關才行。由此可知，沒有一定的經驗和程度，妄想靠閉關的盲修瞎練就想有大成就是行不通的。

反觀戰後臺灣佛教界的盛行閉關，不論是修禪、修淨土，或閱藏研經，絕大多數缺乏這些條件，至多在關房內讀了一些書，或寫了幾本著作。所以在高雄美濃朝元寺曾「閉關」六年之久的聖嚴法師，在出關後，即有赴日繼續深造的打算。聖嚴法師是「閉關」中最有成就者，其他人就不必說了。

另外，因「閉關」而死在裡面的，如慈航法師；或帶一身病出來的，如慧峰法師和煮雲法師等。至於在佛學上有大成就的印順法師，則在任何時刻、任何環境之下，都可以治學和精進。

界仍頗為盛行「閉關」精進自修的方式。當時一般的佛教信徒不明此種修行方式的實際狀況，往往一聽有人要閉關，就崇拜不已；閉關也成了快速在佛教界獲得高知名度的方法之一。

所謂閉關，是指離群隱居，閉門靜修之意。比較形式化的閉關則設有專用的關房。入關前，請名人送入，並貼封條在進出口

的門戶上，以示決心和沒有欺騙；在關房外，則另有專人護關，即代為料理生活所需和對外聯絡之類。可見這是作為「遠離塵囂、剋期精進」的意思。

但這樣的離群自修也不是人人可行，而是需要一些



▲戰後流行閉關與護關。